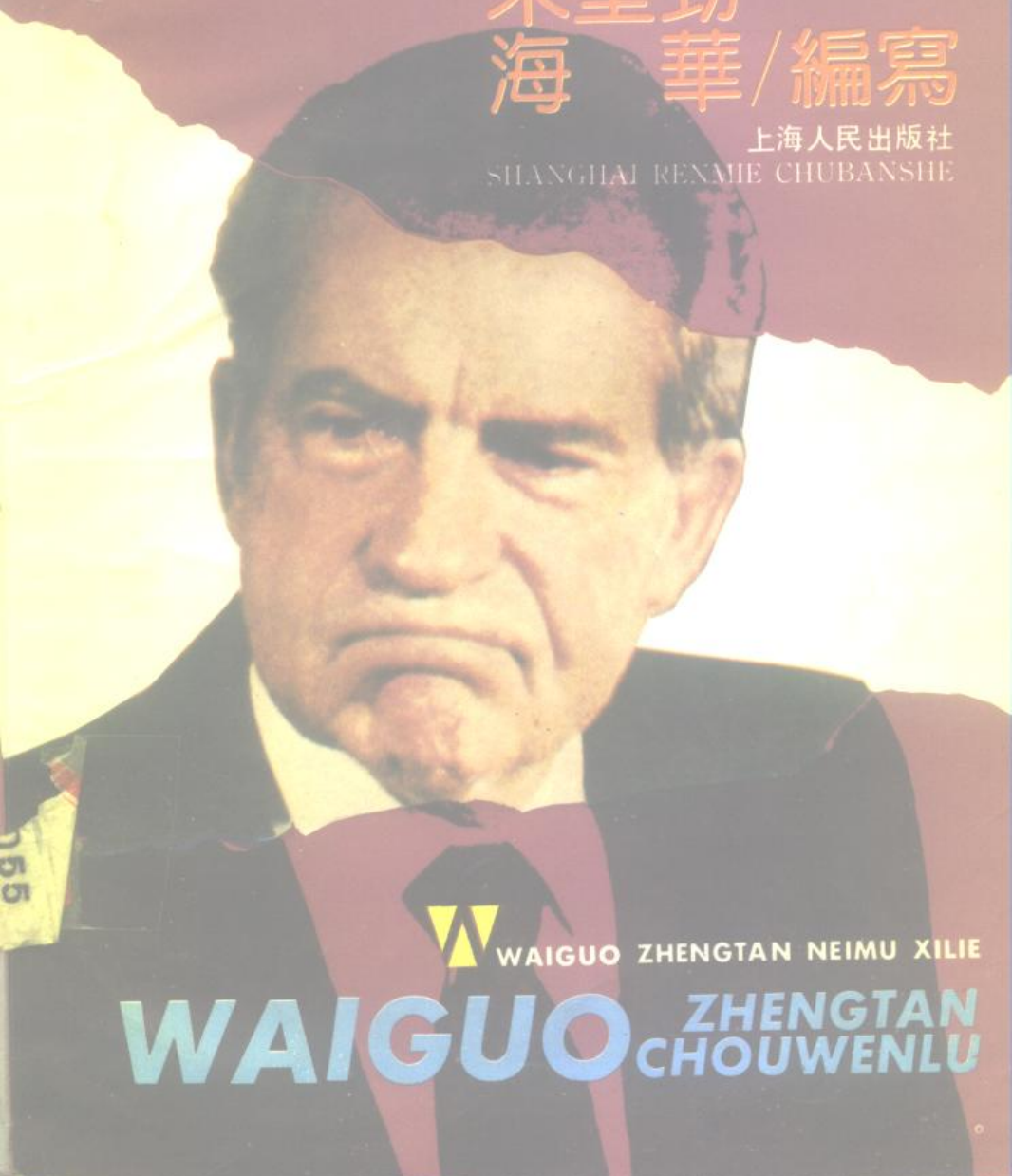


外國政壇丑聞錄

朱堅勁
海 華 / 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WAIGUO ZHENG TAN
CHOUWENLU

外國政壇丑聞錄

朱堅勁
海 華 / 編寫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E CHUBANSHE



WAIGUO ZHENG TAN NEIMU XILIE

WAIGUO ZHENG TAN
CHOUWENLU

责任编辑 季永桂
封面装帧 邹纪华

·外国政坛内幕系列·

外国政坛丑闻录

朱坚劲 海 华 编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第七印刷厂印刷

开本 87×1092 1/32 印张 7.25 插页 2 字数 151,000

1990年4月第1版 1990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2,000

ISBN 7-203-00752-7/D·128

定价 2.60元

目 录

双头鹰皇徽下的丑剧1

在决定命运的两股势力之间——窥探皇位的“哈姆雷特”——圣彼得堡：一座开着小窗的监狱——“一切都在我的手中”——米哈伊洛夫官堡的魔影

沉冤十二载的德雷福斯上尉13

替罪羊——群魔乱舞——部长的伪证——官官相护——真正的罪犯——“我控诉”——真相大白

末代沙皇的圣魔29

从西伯利亚带来的西塞罗——风靡宫廷的圣魔——头号政治骗子——“我的死，便是你们的死亡”

徒劳的营救43

皇室的保护天使——省长官邸的鬼影——中途流产的冒险行动——二十三级台阶

长刀之夜61

尾大不掉——众集团齐反罗姆——反罗姆暴动——“圣巴托罗缪之夜”

疯狂的代价73

图谋叛乱的军人少壮派——明天将是高声大喊的日子——血洗冈田内阁——最关键性的一步——悲剧

中的喜剧——在红烛高香的庇荫下——天皇的严厉 制裁——进一步军国主义化	
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	92
“砸玻璃窗的一周”——从强迫外迁到种族灭绝—— 倾巢出动的死神——杀人工厂——空前的劫难	
兰斯之谜	109
惊“变”——两份议定书——操纵者——悲怆的呼吁 ——饰词——争论——报复	
美国总统批准的间谍飞行	123
这是节日的祝贺吗——迟到的“特急”电报——我告 诉你们一个秘密——一项半真半假的声明——“你 必须帮助我摆脱掉它”——最高级会议不欢而散 ——并非结局	
“九·三〇运动”前后	139
1965年3月之前的印尼——居尔克利斯特信件与 “将领委员会”——以防不测的应急计划——翁东中 校领导“九·三〇运动”——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总统的最后反抗	
绑架的背后	156
一份特急电报——被缺席判处死刑的人——觊觎皇 位的野心家——“胡萝卜已经煮好”——知情者的下 场——伸向国王的魔爪	
轰动世界的首相受贿丑闻	170
风云骤起——逮捕前首相——“二进宫”——判决田 中有罪	
不能背叛耶稣基督	181

修女的惊叫——教会应该属于穷人——梵蒂冈银行 与黑手党——遵奉上帝的旨意——谁是嫌疑犯	
谁是罪魁祸首	194
冷静的舒尔茨发怒了——逼迫莫斯科承认事实—— 克里姆林官的反击——偏离航线之谜	
一出由“真由美”主演的闹剧	213
神秘失踪的 858 班机——“真由美”父女服毒自 杀——“真由美”是何许人——一场闹剧——戏还没有 闭幕	

双头鹰皇徽下的丑剧

1801年3月。

俄国首都圣彼得堡街头张贴着布告，晓谕臣民，沙皇保罗一世患“中风”症去世，新的君主亚历山大一世业已即位。

保罗一世的去世，在俄国并未造成举国哀伤的气氛，相反，上至显贵，下至百姓都如释重负，流露出难以掩饰的喜悦心情。人们纷纷拥抱，同声为新沙皇亚历山大祝福。

尽管皇宫内外一片狂欢，新沙皇却无法摆脱苦闷和烦躁的心情。他固然春风得意，但总觉得身后跟着父亲的幽灵，使得他整日忧心忡忡，愁眉不展。妻子伊利沙白在给她母亲的信中写道：“他那敏感的灵魂已经永远破碎……皇帝只有想到为国事操劳才能勉强支持。任何其它理由都不足以让他振作、坚强。事情只能如此，因为伟大的主啊！他是在何种情况下从政视事的……”

亚历山大上台之初也确实只有在他埋头国务时，才能忘记那个悲惨的夜晚。他尤其害怕在公众场合下露面，这样不啻对他是一种残忍的考验，有时他竟难以自持，而只得借口逃脱，藏身于套房深处的小屋里，长吁短叹，泪流满面，一种巨大的惶恐和内疚在深深地折磨着他……

在决定命运的两股势力之间

事情还得从亚历山大的祖母叶卡特琳娜二世说起。

女沙皇叶卡特琳娜二世，年轻时一心处理国事朝政和沉迷于风流韵事。她关心的是个人的荣耀，对于儿子保罗大公的教育，竟无暇顾及，她对儿子甚至从未有过亲昵之情。保罗崇尚习武练兵，又盲目信奉神秘主义，而这种性情、癖好恰恰都为她所憎恶。她认为儿子顽固执拗，如同普鲁士人，因此她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亚历山大身上，并认定唯有这个长着蓝黑眼睛、脸上总是漾着温柔微笑的聪颖的孙子，才是自己真正的继承人。于是对他倾注了全部的母爱，甚至当亚历山大尚在襁褓时，她就浮想联翩，仿佛看到他已端坐在俄罗斯皇帝的宝座上，运筹帷幄，继承她所开创的大业。

保罗大公则对女皇怀着更深的恶意。随着时间的推移，母子间仇恨日深，双方竟避免在公开场合见面。亚历山大置身于两个敌对的阵营之间，他冷静地掂量着：父亲狂躁霸道，粗鲁愚钝，一味迷恋习武练兵；祖母威严专擅，生活放荡不羁。他年岁稍长，就立即意识到女皇身边的宠臣是什么角色。这女人已进入迟暮之年，却疯狂地玩弄着年轻的男子，漂亮的官员一个个轮流成为女皇宠信的大臣和面首。新的面首，一夜之间会平步青云，很快就会成为朝廷里炙手可热的人物。亚历山大对此，心里十分厌恶。他强压怒火，丝毫不露愠色。

进入老年的叶卡特琳娜，对于继承人的问题朝思暮想，梦魂萦绕。她盼望孙子能起而代之，却发现亚历山大无意充当君主。他在深宫长大，对宫廷生活深为反感。对于祖母，亚历

山大背着她经常发泄胸中的愤懑和蔑视，可是，当着她的面，又要表现得毕恭毕敬，亲热多情。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亲爱的朋友，我自感生来不宜占据今天的位置，特别是登上有朝一日非我莫属的高位。我已发誓将采取某种方式放弃高位。”当然，祖母面前，他不敢持这种论调，只能含糊其词地表示自己无意从政。叶卡特琳娜气急败坏，对孙子晓以大义。她宣称，亚历山大即位为帝已是势所难免。此举震撼了亚历山大，他给祖母写了一封措词含混的法文信：“女皇陛下崇德宏恩，陛下所赐御笔手书，孙儿一经拜读便感茅塞顿开。陛下如此厚爱，孙儿深明御意。对陛下隆恩，孙儿虽以肝脑涂地，也不足报答万一，唯有励精图强以不负陛下重望。文件含义，精当明晰，孙儿读后更感陛下历次面谕及钦赐文书，真乃明察秋毫、深谋远虑。孙儿谨以卑贱之身诚惶诚恐地在此重表对女皇陛下的无限感激、无限崇敬和无限爱戴之深厚情意。您最卑微驯服的孙儿亚历山大。”

另外，亚历山大又给他父亲写信，提前称他：“皇帝陛下”。祖母和父亲是两股决定他命运的势力。为了自保，他就这样左右逢源，保持平衡，静观事态的发展。

窥探皇位的“哈姆雷特”

再说，保罗大公，自从他和母亲的关系搞僵以后，他把自己在圣彼得堡附近的加企那的产业改建为一处真正的普鲁士采地。在那里，士兵着德意志军装，穿高筒靴，头戴硕大的三角帽。这支军队共有 2,400 人，军纪极严，大部分时间用来操练演习和参加检阅。官兵在衣着和队列上略有小疵，都要受

到鞭刑。保罗以普鲁士腓特列大帝为榜样，认为只有在军乐声中才能治理国家。

保罗对叶卡特琳娜耿耿于怀，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有人私下议论保罗是私生子，他是叶卡特琳娜和她的情人谢尔盖·萨尔蒂科夫伯爵所生。保罗不能原谅的是，叶卡特琳娜在自己撰写的回忆录中证实了这一点。在保罗看来，她对自己丈夫彼得三世的死亡负有责任，因为她没有惩办谋杀彼得三世的凶手，所以保罗一向视自己为第二个哈姆雷特。

加企那的生活，对于亚历山大居然也有吸引力。他一到父亲身边就换上军装，跨上战马，高举剑杖，参加军队那无休止的操练和演习。听到父亲暴跳如雷，攻击女皇的政策，他也会随声附和。

叶卡特琳娜见孙儿与保罗接近，心中不悦，就益发认真地考虑起亚历山大继承王位的事来。在副首相别兹波罗科的协助下，她起草了一折上谕，庄严宣告摒弃保罗，立亚历山大为继承人，并把文件锁在首饰盒中，决定在 11 月 24 日，即俄历圣叶卡特琳娜日予以公布。

但是 11 月 4 日，叶卡特琳娜的侍从却发现她毫无知觉地瘫倒在更衣室里。她中风了，御医认为痊愈无望，女皇生命垂危。

亚历山大急忙赶回宫中，面对不省人事的祖母，他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他本来可以出示上谕，代替保罗登基即位。但在女皇身后，他又不愿意这么干了。原来女皇健在时，有她大权在握，他只需从命，定会受到女皇的庇护；而女皇一旦驾崩，他若即位，势必违抗盛怒的父亲，做出犯上亵渎之举。他缺乏勇气，不敢公开对抗自己的生父，宁愿听任事态自行发展。他

有意换上普鲁士军装，在女皇宫中迎候父亲的到来。

保罗赶回宫中，见儿子一身普鲁士装束，俨然威武的士兵，欣喜万分。他立即明白，儿子无意宣布有权继位。于是他不顾叶卡特琳娜还躺在床上，就匆匆进入女皇的办公室，搜查她的私人文件，找到上谕，付之一炬。

宫廷小教堂里已经安上皇座，34岁的保罗坐在金色的双头鹰皇徽下，喜形于色。众人依次跪倒在新皇脚下，亲吻他的手。亚历山大向父皇跪拜，顿时思绪翻腾。他一方面责怪自己不该轻易放弃皇位，另一方面又庆幸自己按辈份让父亲继位，良心上清白无辜。

圣彼得堡：一座开着小窗的监狱

保罗登基之初，竭力讨好朝野。但几个月以后，他发现无法让贵族和农民都感到满意，心情逐渐恶劣。他的智力并不出众，却把臣民当作任意摆布的木偶。他猜忌多疑，甚至根据衣着款式判断臣下是否有反叛思想。1797年1月，他颁布一项敕令，禁止戴圆帽，穿翻边靴、直筒裤和系皮带，他还派出二百个龙骑兵前去大街小巷监督、察看。与此同时，他加强了书报检查，并关闭私人印刷所。他还神经过敏地认为华尔兹舞像法国舞，是雅各宾派的货色，下令禁止跳这种舞。

诚然，保罗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部队的一切调动和高级将领的任命都由他本人宣布，凡是他看不顺眼的将领都被他撵走，取代他们的则是一些无能之辈。禁卫军有一个团没有很好地服从保罗的指挥，他不满意，竟命令该团穿着军礼服，立即向西伯利亚开拔。他强迫俄罗斯军队穿着普鲁士的军服，

系护腿套，系扑粉的发辫。军队检阅之前，理发师要通宵达旦，大显身手，给官兵头上抹油扑粉，按规格系上发辫。人人都明白，一缕乱发，或一个松开的扣环，都会遭致逮捕，甚至流放之祸。

保罗的对外政策比对内政策更缺乏连贯性。他对拿破仑占领马耳他岛深为不满，安排自己当选马耳他骑士团大统领，向法国宣战，并派出三支军队：一支前往意大利，另一支前往荷兰，第三支前往瑞士。除了苏沃洛夫在意大利取胜外，整个出征以失败告终。保罗盛怒之下，与奥国盟友断交，并突然改变初衷，与拿破仑结交，这就导致与英国交恶。

皇帝喜怒无常，亚历山大也难幸免。他虽有百来种荣誉职称，却并不拥有任何实权，也不能作出任何决定，甚至自己的时间也不归他支配，沙皇要随时召见他，让他汇报有关哨兵行动的细微末节，而且往往因不称职而受到训斥。他年满二十，却还像一个总怕出错的孩子，见到可怕的父亲浑身哆嗦。

此时，在亚历山大的周围聚集了一些具有民主思想的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有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维克多科楚贝，尼古拉·诺伏西索夫、保罗斯特洛加诺夫。亚历山大经常向这四位朋友请教，请他们就改变俄国的制度的可能性发表看法。亚历山大和这些才智出众、干练过人的朋友的频繁接触，秘密聚谈，引起了沙皇的疑虑。他同儿子之间已经笼罩着一种互不信任和暗中仇恨的气氛。

对于皇帝的倒行逆施，左右近臣无不惊慌失措，他们开始协商推翻保罗、扶植亚历山大的途径。其中圣彼得堡的军事总督彼得·亚历克西维奇·帕伦伯爵，是这伙人的领头人物。

他头脑冷静，刚毅顽强，对于宫廷事务纤毫皆知。他认为保罗发动的反对英国的战争是灾难性的，因为英国舰队远比俄国舰队强大。由于保罗对联合王国的报复，使得俄国再也无法出口农产品，遭致国内贵族地主的抱怨。保罗在位四年，不断加强恐怖统治，人民胆战心惊，美丽的首都圣彼得堡如今成了一所四周开着小窗的监狱。

帕伦知道推翻保罗之举，定会赢得广泛支持，于是便着手行动。他先是以花言巧语、恭维奉承，骗取皇帝的信任，只要皇上开口，哪怕是荒谬绝伦的决定，他也会一丝不苟地予以实施。他有一个儿子在军中服役，突然无端被捕。他不但向保罗请求开释，反而声称：“皇帝陛下明察秋毫，秉公处理。”就这样，他博得了主上的青睐。他荣任外交事务大臣之后，便建议保罗大赦，召回四年来被撤职或流放的文武官员。使得那些旧臣返回圣彼得堡以后，纷纷向帕伦感恩靠拢，共谋报复。

“一切都在我的手中”

帕伦加紧在旧日同僚中物色同谋。他选择尼格森将军充当副手；普拉通·朱波夫亲王和瓦西里·朱波夫伯爵。由于他的推荐，被任命为军校部队名誉长官；尼古拉·朱波夫则再度出任索姆斯基龙骑兵指挥官。

朱波夫三兄弟的地位恢复以后，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禁卫军军官，挑动他们反对皇帝。帕伦还审慎、周密地逐步争取那几位在首都占有关键岗位的将领支持政变。其中有普雷奥布拉任斯基禁卫团司令塔利金，谢苗诺夫禁卫团司令

德普雷拉·多维奇，禁卫军骑兵司令乌拉洛夫，守卫米哈伊洛夫宫的“军事长官”阿加马科夫。

推翻保罗之举，当然需要征得皇太子的同意。朝廷重臣潘宁首先向亚历山大透露了阴谋的全部计划，但却遭到亚历山大胆怯的拒绝。然而，事态的发展最终动摇了皇储的信念。1801年初，保罗将13岁的符腾堡亲王尤金从德意志接到俄国王宫中，逢人便说，“你们知道不知道，这个小家伙已经赢得了我的心。”他的话引起了周围从臣的惊慌不安。据说沙皇有意让幼女下嫁尤金亲王，立他为养子，以便将来代替亚历山大继承皇位。帕伦将这些传闻告诉了亚历山大，皇储吓得魂不附体。但他仍不愿轻易地作出抉择。有一天，保罗突然来到儿子的房间，他看到桌上摊着伏尔泰的诗体悲剧《布鲁土斯》，剧本的最后一句诗是：“罗马自由了，这就够了，让我们感谢神明保佑！”保罗怒不可遏，一语不发返回寝宫。接着，他找出《彼得大帝生平》一书，翻到描绘皇太子亚历克西，因犯了忤逆父亲之罪，在狱中受尽折磨而死的篇章，让一位大臣交给亚历山大，指定他阅读这一寓意深长的章节。这一次的惊吓非同小可，当帕伦一伙人再来说项时，亚历山大变得通情达理了。

帕伦对他说，俄罗斯已危在旦夕，人民忍无可忍，同英国的战争，如箭在弦上。请皇帝逊位，太子就会完成一项爱国之举。他强调不会伤害皇帝的性命。事成之后，将送他去圣彼得堡附近的一处私人产业过恬静的生活。另外，帕伦也未要求皇储参加行动，只是听任他们发难而已。一旦事成，他即可登上皇位，造福人民，并且可以继续尊敬父亲。无论谁都不能将任何罪名加在他身上。亚历山大屈从了，但他拒绝过问政变的详情。

这期间，皇室举家迁入新落成的米哈伊洛夫宫堡。几天以后，皇帝在办公室里召见帕伦。他脸色阴沉，一双审视的双目紧紧逼视着这位圣彼得堡总督，询问他对一起皇室有人参加的阴谋是否知情。帕伦哈哈大笑，泰然答道：“陛下，若是有人在策划阴谋，那必定有我参加。一切都在我的手中，任何事情都难逃我的耳目。放心吧，没有我，就不可能策划阴谋，我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担保。”但保罗仍然疑信参半。他迅速加强了宫堡周围的防护措施。岗哨增加了一倍，宫廷招待会也一律取消。

米哈伊洛夫宫堡的魔影

帕伦感到事不宜迟，于是决定在3月11日至12日夜间举事。因为这几个小时内，将由亚历山大为首的谢苗诺夫禁卫团的第三营负责守卫米哈伊洛夫宫堡。这情况是亚历山大亲自向帕伦提供的。这几天，他翘首盼望，惴惴不安，如坐针毡。

3月11日，保罗在晚宴后，突然直视着亚历山大，目露凶光，逼得儿子垂下头来。亚历山大知道当晚就要出事，难以掩饰慌乱和痛苦的心情。保罗问他：“殿下今晚是怎么了？”亚历山大支支吾吾地答道：“陛下，我略感不适。”皇帝于是低声埋怨：“那就找医生看病，免得耽误，染上重病。”

当天深夜11点钟，阴谋叛乱的官兵，聚集在塔利金将军的住处，他们身佩宝剑绶带，总共50人。不久，帕伦伯爵也按时前来，他脸色坚定不移地说：“先生们，我想你们已经准备就绪，让我们为新君主的健康干杯！保罗的统治已告一段落。指

导我们的不是复仇精神，我们举事是为了结束骇人听闻的侮辱和祖国的羞耻。”

随后，他将在场的人分成两批，自己指挥第一批，让尼格森和普拉通·朱波夫带领第二批。夜已深了，两批人马步伐整齐地行进在通往米哈伊洛夫富堡的大路上。第二批人马首先抵达目的地。帕伦和手下的人在途中耽搁了，可能帕伦作为彼得堡总督，无意亲自参加政变。队伍包围了米哈伊洛夫宫堡。朱波夫兄弟和尼格森走到一座吊桥前，向哨兵递了口令，他们身后跟着其他军官。阴谋分子静悄悄地从一扇旁门进入米哈伊洛夫宫堡，登上--座狭小的螺旋梯，潜入书房。这就是皇帝寝宫的前厅了。这里只有两个侍从在打盹。他们听到响动后突然惊醒，一个侍从喊了一声，只挨了一刀，便摔倒在地，另一个惊慌万状，夺路而逃。

但大多数军官仿佛刚从睡梦中清醒过来，他们害怕得罪圣上，竟纷纷后退，朱波夫和尼格森进入皇帝卧室时，身后只跟着十来个人。屋里点着一支蜡烛，在微弱的灯光下，可以看见墙上挂着巨幅油画和壁毯，还有一张窄小的行军床。床上已不见人，皇帝很可能听到喊声，从旁门逃跑了。普拉通·朱波夫大声嚎叫：“鸟儿飞了！”但是尼格森头脑冷静，他伸手摸着被褥说：“鸟儿飞不太远！”军官们四处搜寻。突然，尼格森发现壁炉前有一扇西班牙屏风，下面露出一双赤裸着的脚。他迅速用剑挑去屏风上的薄布。皇帝就在后面，头戴棉布睡帽，身穿白色衬衣，惊恐得面无人色。他结结巴巴地发问：“你们想对我干什么？”“陛下，您被捕了。”尼格森答道。“逮捕了？这是什么意思？”普拉通·朱波夫打断他：“我们是代表祖国前来请求陛下逊位的。您的儿子和国家保证您享有人身安全和体面

的生活。”尼格森接着以命令的口吻说：“陛下，请在逊位书上签字吧！”

众人将皇帝推到桌前，一个军官把逊位文件摊在他面前，另一个递给他一支羽笔。保罗一面挣扎，一面尖声喊叫：“不，我绝不签字。”普拉通·朱波夫和尼格森见皇帝如此执拗，就退出屋外，想去找帕伦商量制服保罗的办法。

其余留在屋里的军官，耽心忠于皇帝的卫队会突然前来救驾，便对皇帝施加压力，敦促他签字。他们威胁恐吓，嗓音越高，皇帝越坚决反抗。推搡拥挤中，烛台翻落，火光熄灭，屋里只剩圣像前的长明灯发出幽暗的微光。身材魁梧的尼古拉·朱波夫，把一只金质的鼻烟盒朝保罗砸去，保罗的太阳穴遭到重重的一击，应声倒地。几名叛乱者向他冲去。一名军官见保罗在地上挣扎着喊叫，便解下绶带系在他脖子上，紧紧勒住。保罗窒息难忍，于是他喘息着哀声求告道：“救命，救命！可怜我，给我空气，空气！”片刻之后，尼格森回到屋里时，发现保罗躺在一圈军官的脚下，已是一具丑陋的尸体了。帕伦也已抵达，但一切已无法挽救。

这期间，亚历山大躲在底层的套间里，神不守舍地等待着事态的发展。他一夜不曾合眼，因为害怕不测，军服都未敢脱下。他一直在侧耳倾听，能分辨出头顶上的皮靴声和喊声，然后又是一片沉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父亲是否已经签署逊位书，他是否活着？亚历山大悔恨交集，坐在妻子身边，温存地搂着她，想从她身上找到某种慰藉。不久，帕伦即来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他听到噩耗，吓得魂不附体，开始号啕大哭起来。从此，他将为这件丑事终生负疚。虽然，他不是亲手杀死生父的罪犯，然而在道义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弑父篡